

古城墙里的海南旧时光

■ 曾庆江

从土城走向砖城

西汉王朝在平定南越国之后，于元鼎六年（前111年）在岭南设立九郡，其中珠崖郡、儋耳郡就在海南岛上。不久，儋耳郡被撤并到珠崖郡，珠崖郡成为当时海南岛唯一的地方行政机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珠崖郡是海南岛最早的城池之一。但是珠崖郡到初元三年（前46年）因为贾捐之“罢弃珠崖”的言论而被废弃，仅仅存在了65年。据专家考证，珠崖郡位于今海口市龙塘镇珠崖岭，面对南渡江，视野开阔，却又茂林修竹，真是个好所在！

珠崖郡存在时间不长，规模不大，再加上属于土城，如今遗址几乎无迹可寻，但是依稀可以让人瞧见城池的大致模样。几块相对平整的土地，四周则略高，显示出城墙墙基的基本轮廓。事实上，在很长时间内，包括海南岛各州县在内的中国各地城池，基本上都是土城。

所谓土城，就是采用中国最古老的板筑技艺，用夹板夯土成墙。因为泥土取材方便，施工简单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官房民舍建筑的主要方式。比如，海口府城自从宋朝起就成为琼州府治所，但是受制于当时的条件，依旧为土城，而且规模仍然狭小。而岛南的崖州（今属三亚）在宋朝之前甚至“只以木栅备寇”，连土城都算不上。

板筑土城相对坚固，而且冬暖夏凉，但是毕竟不耐风雨剥蚀，这对于多风多雨的海南岛来说则显得更为严峻。因此，从宋朝起，各州县城池逐步开始使用城砖来砌筑，因此还诞生了城砖使这样的官职。在今三亚崖城城西村附近的儒学堂宋代窑址，曾经采集到“吉”字款大方形青灰色城砖，这应当是当时为修筑吉阳军城，砌筑城墙需要大量青砖而专门修建的砖窑。

明清以来，用青砖砌墙已经成为官舍民宅的重要选择。对于显示州县之威仪的城池，自然会选择整齐划一的城砖来砌筑城墙。因为海口多火山石，当地官民往往就地取材，将火山石加工成条砖，以供盖房之需。这自然是海南城池的又一个特色了。

从土城到砖城，体现的是建筑技艺不断提升的历史，当然更是人

据媒体报道，因为连日阴雨，西安明秦王府城墙遗址修复保护砌体近日发生坍塌。这一事件在短时间上了热搜，大家都非常关注古城墙的命运。海南岛自设立珠崖郡、儋耳郡以来，已经走过了两千年建城史。时至今日，海南还遗存有哪些古城墙？在它们的罅隙中，我们可以找回南溟奇甸的哪些旧时光？

类文明不断演进的历史。

遗存多为明清城墙

相比板筑而言，砖砌显然成本要高很多，但是它更能够体现整齐划一，而且能够将房屋和城墙盖得更高，更能体现自上而下的俯视感，也能够体现城池的威严感。从安全方面的考虑，有城必然有墙，城墙成为古代城池的标配。砖砌而成的城墙，因为有水泥加固，也更能够抵御风雨的侵蚀，所以持久性更强。

根据清光绪十六年编撰的《琼州府志·卷六·城池》中的记载，海南古城池有：琼州府城、海口所城、澄迈县城、临高县城、定安县城、文昌县城、清澜所城、会同县城、乐会县城、儋州州城、感恩县城、昌化县城、万州州城、南山所城、陵水县城、崖州州城、朗勇城、乐安新城。这些城墙大部分始建于明朝，完成于清末。经过时间的磨洗，海南目前只有小部分老城墙遗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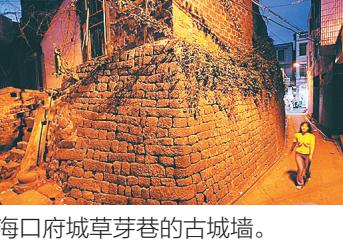
琼州府作为海南岛最高的军政



崖州古城墙。本报记者 杨道 摄



定安古城。（资料图）



海口府城草芽巷的古城墙。
（资料图）



府城鼓楼。本报记者 杨道 摄

中心，一向重视城池建设，这使得治所府城有着千年建城史。在明朝实行卫所制度后，府城又成为海南卫的治所，因此规模较大。按照正德《琼台志》的记载，当时的府城城墙“周围一千二百五十三丈，高二丈七尺，阔二丈八尺”，城墙外围则有壕沟，“周回一千二百八十七丈，深三尺二丈，阔四尺八丈”，可谓是岛内城墙之雄。

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年），琼北发生大地震，府城大部分城墙和建筑物倒塌，之后重建。清朝时，琼州府历任知府不断对府城进行续建、补建，从而使得城池规模越来越大。近代以来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府城的大部分城墙被陆续拆除，只有少部分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，让人无限遗憾。海口忠介路草芽巷、琼台福地等分别遗存小段古城墙，依稀让人产生年代感和历史的厚重感。

位于海南岛西部的儋州有千年古郡之称，从西汉的儋耳郡一路走来，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。中和镇在过去长时间作为儋州行政中心，

因此城池建设历史悠久，也比较完备，到明清时期规模已经很大。1920年，儋县发生动乱，古城大部分被毁，城墙也损毁殆尽。现今中和镇仅有“镇海”“武定”两座古城门以及和城门相连的城墙，经过修缮后，儋州中和古城已经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相对而言，定安古城是海南保留较完好的古代城池，它始建于明成化二年（1466年），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。虽然历经多次拆除和损毁，定安古城如今仍留存着西门和北门，一千多米的城墙及城墙内几条主要街道也保留了下来。崖州古城是我国最南端的滨海古城，始建于南宋庆元四年（1198年），修筑的是土城，后经历代损毁重修，变成砖砌为主。时至今日，崖州古城大部分墙基都已遭到破坏，现只保留着南城门、护城河和一段城墙。

见证海南旧时光

城墙与城市相伴相生。数千年

的发展历程中，城墙不仅仅是防御外敌或者洪水的屏障，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，有着别具一格的文化特征。提起一座城，高大庄严的城墙往往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建筑，有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和丰富的文化景观。

海南为数不多遗存至今的古城墙，一方面显示了海南岛虽然孤悬海外却依然厚重的历史，另一方面则让活在当下的我们见证、回味着海南旧时光，当然，更有那些影响海南发展的重要事件以及重要人物。

在海口府城的老城墙下，我们可以听闻“一里出三贤”的故事，这里有丘濬少年时代创作“五峰如指翠相连，撑起炎荒半壁天”等脍炙人口的诗篇；这里有海瑞不顾个人安危，备棺上疏，声名震天下的惊人之举；这里还有许子伟护送海瑞灵柩回海南安葬，并为其守墓三年的义行……

在儋州中和镇的老城墙下，我们可以谈及当年冼夫人四次到达儋州，并迁建州城的故事；也可以谈论苏东坡在桄榔庵和载酒堂敷施文教惠及众生的故事；还可以谈论解放军千帆竞渡，成功抢渡白马井，从而拉开解放海南岛战争序幕的故事……

同样，在定安古城老城墙下，我们可以和众人分享白玉蟾在文笔峰修炼，最终成为道教南宗五世祖的故事；也可以分享落难皇子图帖睦尔和青梅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；还可以分享南建州几十年的风云变幻……

在崖州古城的老城墙下，我们可以谈论因东渡日本遭遇台风漂泊至崖州登岸，从而在当地弘扬佛教的鉴真和尚；可以谈论盛德巍巍、曾经收留众多贬官流臣而名闻天下的水南村；还可以谈论向当地百姓学习纺织技术，最终“衣被天下”的黄道婆……

因为古城墙的存在，时间似乎停滞了，它们是在诉说海南无尽的沧桑和昔日的辉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古城墙只能与我们渐行渐远，但它见证、回味着海南的旧时光，也牵系着我们永远割舍不断的爱恋和乡愁。

史鉴典录

林则徐的家书

■ 李梅



林则徐塑像

在《新编菜根谭》“治家卷”中，读到林则徐写给夫人的几封信，感触颇深。我们知道，林则徐每到一个地方，都会及时并经常给家里写信，向夫人报个平安，或者说工作中的情况，当然写得最多的，还是对子女的教育以及自己为官为政的清廉情况，让家中放心，自己一定会做一个好官廉官。

这几封信，都是写这些内容的。1838年12月，林则徐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，到广东禁烟。1839年初，林则徐从北京启程时，就发出传牌，宣布此行“并无随带官员、供事书吏，唯马一弁、跟丁六名，厨丁小夫共三名，俱系随身行走，并无前站后站之人，如有借名影射，立即拿究”。当然，林则徐发这个传牌的目的，就是担心自己在广东期间，有人借其旗号招摇撞骗，干各种违法勾当。但从另一个方面也可看出，林则徐即使有重任在肩，大权在手，依然一切从简，一切从廉。

第一封信，是在去广东禁烟前写给夫人的，林则徐就要奉命出使广东了，不少人前来庆贺，他给夫人写信说，地位越高，越要谨慎，越要低调，也只有在此刻，他才理解为什么古人每提升一次，就会更加恭谨一次的原因了。古人在第一次被任命时只是曲背致礼，到了第二次就是屈身以示恭敬了，而第三次，则是屈身低头以表谢意，这不是故作姿态，而是从内心发出的谦慎之声。所以他反复告诫夫人，一定要让在家的次子谨慎小心，千万不能倚仗他父亲的权势与官府胡乱往来，更不能干预地方事务，“高考”将近，“次儿在家，实赖夫人教诲，大比将近，更须切嘱用功”。殷殷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读到这些，对于林则徐去广东轻车简从就不难理解了。林则徐不但对自己严格要求，对子女也不敢稍有懈怠，唯恐远在家乡的儿子因为自己的提升在地方胡作非为。

关于这些，林则徐在写给夫人的第二封信中，就已经说得非常明白。在第二封信中，他先把在广东的一些日常生活情况，向夫人如实地作了“汇报”：广东的饮食，与咱家乡福建差不多，能够适合我的口味，只是价格太高，开支非常大，有人不敷出之虑。然后突然一转，他说不过请夫人放心，我发誓清廉为政，俸禄之外，决不取民间或下属一分一毫。“吾林氏素代清白，此种污手之钱，决不要一文也”。

林则徐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早在1820年，林则徐被任命为江南监察御史巡视江南各地时，有次他到澎湖群岛寓所刚歇下，有个自称“花农”的人献上一盆玫瑰花，还说是请林大人换个大盆栽花。林则徐心知有异，一脚踢翻花盆，盆里现出一个红包。包里是一只足有半斤重的金老鼠和一纸信笺，笺上写着：“林大人亲收，张保敬献。”林则徐当场将张保行贿的金老鼠没收，上缴国库。就是1839年的这次广东禁烟，英国商务代表义律也曾送给林则徐一套鸦片烟具：白金烟管、秋鱼骨烟嘴、钻石烟斗，另外还有一盏精致的孔明灯和一把金簪，都光彩夺目，起码值10万英镑。看着这些贿品，林则徐对义律说：“义律先生，本部堂奉皇上旨意，到广州肃清烟毒。这套烟具属于违禁品，本当没收，但两国交往，友谊为重，将阁下将烟具带回贵国，存入皇家博物馆当展品吧！”义律讨个无趣，自寻其辱，只好灰溜溜地将礼品收回。

做人低调，不是明哲保身，不是为官不为。对于夫人对他“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”的嘱咐，他在第三封信中是这样回答的：夫人的話虽然是保住自身，保护家庭的好办法，但不是献身出仕之道。况且我任职已经很久了，也稍有生活阅历，绝不至于做事草率苟且，不负责任，给自己和家庭留下隐患。在林则徐的心目中，哪些是可为的，哪些是不可为的，都非常明了。对国家对民族有利的事，就要积极去做，贪赃枉法，中饱私囊，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，就坚决不去做，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忠实大臣，才是一个老百姓真正喜欢的好官好吏。

陈毅听了，问那些人：“中国有几个熊十力？”他们回答：“一个。”

陈毅批评道：“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，只有一个熊十力，你们就不能多动些脑筋，好好照顾他吗？对像熊十力这样有很大影响的特殊学人，要特殊对待，特殊照顾。如果大家怕冷，你们完全可以给他买四张软卧票包一个车厢嘛。”

从此以后，每次到北京开会，熊十力单独被安排在一个车厢。这样，他可以自由的敞开车窗，尽情吹风，享受着“超等”待遇。

为一个人包个车厢，既是对熊十力先生的关怀照顾，也反映了那时政府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关心。

簪花仕女图（局部）

唐代人物画极其盛行，周昉即是中唐时期最著名的画家。《簪花仕女图》是唯一被认定唐代仕女画传世孤本。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

《簪花仕女图》描绘的是6位衣着艳丽的贵族妇女及侍女于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的场景。人物层次分明，用笔和线条却细劲有神，半罩半露的透明织衫，使仕女形象显得丰腴而华贵。

《簪花仕女图》是近两米的长卷，但它最初应该是一幅屏风画。1972年，为了更好地保存此画，博物馆人员在对其进行重新装裱时，发现此画是拼接而成，比较明显的是左边第二个比例较小的仕女为后嵌入，白鹤与左侧小狗也是剪裁而来，它们原本或许在屏风的边角，最后被统一装裱在了长卷上。

周昉，字景玄，长安人，出身名门，官至宣州长史，擅长人物画和壁画，以仕女画最为著名。周昉的传世作品为《簪花仕女图》《挥扇仕女图》《调琴啜茗图》等，均为唐代仕女画的杰作。



相见恨晚 熊十力与陈毅

■ 高中梅



熊十力先生

1954年10月，年近古稀的哲学家、国学大师熊十力，因为多年的老病根未除，冬天里既不能在屋内生火炉子取暖，又不能穿上皮衣，仅靠一身棉袍，实在难以抵御北京的寒冷，常常冻得浑身发抖。于是他向组织提出请求，搬到气候相对温暖的上海，与儿子熊世普住在一起。

熊十力南下上海定居，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特别关心和帮助。当陈毅接到北京方面的通知，获悉熊十力抵达上海，马上派人帮助安排住房。在闸北青云路169弄91号有一幢两层楼的房子，熊世普住住在二层，楼下是另外一户。通过组织上面做工作，楼下那人被安排到了别处，熊十力和儿子住在一起。

然而这套房子临街而建，比较嘈杂，对于需要安静的熊十力来说，有些不堪其扰。所以，住了不久，实在受不了的熊十力，给陈毅写了一封求助信，详细说明嘈杂的环境不利看书和写作，恳请市政府能够帮助调换住处。

陈毅当即亲笔回信表示同意，并安排办公厅的同志速去办理。经过努力，办公厅的同志终于在上海淮海中路找到了一座两层花园式小楼，这

里宽敞、明亮，更关键的是安静。搬过去后，熊十力感到非常满意，对陈毅市长的关怀极为感谢。

自从熊十力住进淮海中路，陈毅市长在百忙之中，多次抽出时间特地去看望。陈毅不仅是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家，同时也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儒家学者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曾经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

对于陈毅这样的儒雅将军，熊十力本来就有亲近感，再加上陈毅多次帮助解决生活困难，更使得熊十力对陈毅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尽管熊十力比陈毅年长16岁，尽管陈毅是高官，而熊十力仅为一介布衣，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两人之间的交情。陈毅每一次看望熊十力，都会坐下来与之长谈数小时，有时谈国家形势，谈生产生活，有时谈哲学，谈诗词。在性格上，两人都是直爽之人，说话也都直来直去，无所隐瞒。

有时候陈毅因为太忙，担心看望熊十力的时间间隔太长，便吩咐秘书说：“如果我忙于工作，长时间没去看望熊先生，你就提醒我一下。”秘书遵照吩咐，隔一段时间，就提醒一次陈毅：“今天您是否需要去看望熊先生？”

每当此时，陈毅就会一拍脑壳，

说：“对了，是该去拜见熊老夫子嘛。”

除了到熊十力家里看望，陈毅还经常请熊十力到自己家里做客，有鸡有肉的好生款待。熊十力倒也不客气，有请必到。每次回到家里，他总是很兴奋的对子女描述做客经过，把陈毅的一些风趣的谈话，绘声绘色地进行转述，他曾不止一次地赞叹道：“陈毅市长真不简单啊，他从世家子弟到将军，从诗人到军人，从戎并未投笔，文武双全，位居高巅，平易近人，真难得啊。”

熊十力曾经向陈毅谈起自己心中的郁闷，说如今很少有人愿意找他谈学问了，尤其是过去的一些经常来往的老朋友，都怕戴上唯心主义的帽子，而不愿意与他过多接触。陈毅便在一次上海高校教师大会上讲：“听说有些人连熊十力那里也不愿意去，这很不好，熊十力先生才高八斗，其学问博大精深，是我们的国宝，你们要大胆地去向他问学，请教，不要怕这怕那，也不要怕别人说是封建迷信。”熊十力知悉陈毅的这番讲话后，非常激动，他说：“知我者，陈毅也。”说这话时，老人的眼角带着泪痕。

陈毅后来调中央工作，熊十力感到巨大的失落，不过两人仍然保持着书信往来。

1956年2月，北京召开两会，熊十力和老友马一浮等人，一同以特邀代表名义列席全国政协知识分子会议，从上海到北京，一路上是坐火车。熊十力有个很奇怪的习惯，不管多冷的天，他都不让人关车窗。结果，大风直往车厢里灌，随行的参会代表们都吃不消。等到了北京，这些人便跑到陈毅那里去告状，说熊十力简直太难侍候，并把一路上如何陪着熊十力挨冻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。

陈毅听了，问那些人：“中国有几个熊十力？”他们回答：“一个。”

陈毅批评道：“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，只有一个熊十力，你们就不能多动些脑筋，好好照顾他吗？对像熊十力这样有很大影响的特殊学人，要特殊对待，特殊照顾。如果大家怕冷，你们完全可以给他买四张软卧票包一个车厢嘛。”

从此以后，每次到北京开会，熊十力单独被安排在一个车厢。这样，他可以自由的敞开车窗，尽情吹风，享受着“超等”待遇。

为一个人包个车厢，既是对熊十力先生的关怀照顾，也反映了那时政府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关心。

